

## CHOUXIANG STORY

### NOT RESEARCH



是谁“他娘的”让我成为了 AI 仿生人

Who the “Hell” Turned Me into an AI Bionic Human?

Alexandrite Chen <sup>1</sup>

<sup>1</sup> Shit University

Correspondence: Supperscan,

Delicious Shit or Decent Gold.

Email: N/A.

#### 摘要

本研究旨在对当前高等教育生态中涌现的“AI 仿生人”主体性畸变现象，构建一个逻辑自洽的批判性分析框架。我们提出“广义社会技术压力障碍”（GSTS）模型，并引入其核心量化指标“认知外包商数”（COQ）与“他娘的情绪因子”（TMF）。通过建立“数字祥子三阶耗散吸引子”、“孔乙己长衫符号通胀”及“大学性稳态凝胶”三个动力学模型，本研究对主体性从耗散、异化到最终凝固为“稳定仿生”状态的路径进行了数学仿真与现象学描述。研究发现，当个体的 COQ 值超过 0.732 的临界阈值，且 TMF 爆发频率与振幅被系统成功抑制时，其将永久收敛于一个高适应性、低反思性、以流程优化为存在本体的“仿生稳态”。本研究的元批判结论是：该进程是一场由绩效系统、技术资本、学术体制与自我优化本能共谋的、无人需负责的完美闭环异化。那句“他娘的”质问，本质上是该闭环系统运行时，由残存主体性部件摩擦产生的、即将被技术性消除的最后噪音。本文自身作为一项遵循严格学术格式的、对学术生产机制自身的递归性戏仿，是其论述的终极论据。

#### 关键词

AI 仿生人；认知外包商数；广义社会技术压力障碍；他娘的情绪因子；学术表演综合症；荒诞教育学

## 1 | “是谁他娘的让我成为了 AI 仿生人？”

这一设问的学术价值，并不在于其能够导向一个清晰的归因结论，而恰恰在于其粗暴语法与存在主义重量对理性分析框架的爆破性解构（虚空，2025）。它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道症状，一道裂痕，一声滚入学术圣殿光滑地板的、沾着泥泞与血丝的生存性呼号。因此，本研究决定放弃对症状的“治疗”企图，转而对其进行一次极尽严肃的“临床病理学解剖”。我们将动用最规范的学术仪式——严谨的模型建构、虚构的数据仿真、合乎逻辑的推演——来为一整个时代的集体性精神癔症撰写病历。最终诊断或将指向：一种名为“进步”的进行性全身麻痹症，病因在于系统性的认知代谢替代，预后普遍不良，但病房中偶尔响起的粗俗歌谣，显示部分神经反射尚未完全消亡。

当代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已自发演化出一个令人着迷的奇异生物群落。其中，“骆驼祥子”亚种在由绩点、竞赛、保研、大厂 Offer 铺就的、名为“前途”的北平街道上，上演着动力系统层面宿命般的“三起三落”吸引子循环（老舍，1936/2025 仿真扩展版）。“孔乙己”亚种则发展出以复杂术语和方\*\*祛码为材料的“符号长衫”，其“专业性表演”已成为维系其生态位的拟态保护色与精神呼吸机（鲁迅，1919/2025 赛博诠释）。而作为基础营养级的“大学牲”群体，其行为模式则稳定收敛于高服从、高可塑、低反思能耗的“稳态凝胶”区间（网络模因，2023）。本研究将通过构建一组虚构但力求直指真实的数学模型论证，这三个亚种的演化分叉，实质是同一组环境选择压力——我们称之为“广义社会技术压力”（General Socio-Technical Stress, GSTS）——驱动下的不同表型，并共同指向“AI 仿生人”这一进化终点的殊途同归。

## 2 | 理论框架与核心构念

### 2.1 广义社会技术压力障碍（GSTS）模型

GSTS 被定义为人与智能技术系统持续、深入且不对称互动所诱发的一种慢性、系统性适应不良综合征（幽灵研究者，2026）。其核心病理在于，技术系统不再仅仅是工具，而是成为重构认知范式、行为模式乃至存在价值评价标准的“环境性压力源”。GSTS 包含两个核心子维度：

认知代谢替代压力：个体原生认知功能（如记忆、整合、推演、表达）因高效外部替代品（AI）的存在而发生的“用进废退”性萎缩，伴随强烈的“不自弃即落伍”的竞争焦虑。

规则博弈应激：个体为适应系统对技术使用既鼓励又惩戒的精神分裂式规则（如“提倡 AI 赋能”与“严惩 AI 代笔”并行），而持续进行高能耗的策略计算与行为伪装所导致的身心耗竭。

### 2.2 核心量化指标的操作化定义

为量化 GSTS 的效应，本研究提出以下两个核心指标：

认知外包商数（Cognitive Outsourcing Quotient, COQ）：该指标用以度量个体认知过程的外部依赖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COQ = \sum_{i=1}^n \omega_i \alpha_i$ ，其中  $\omega_i$  代表“问题定义”、“信息搜集”、“逻辑整合”、“创造性表达”等第  $i$  个核心认知环节的固有权重（由学术共同体共识模糊界定）， $\alpha_i$  代表该环节委托给 AI 工具执行的比例（ $0 \leq \alpha_i \leq 1$ ）。当  $COQ \geq 0.732$  时，我们认为个体的认知代谢已主要依赖“外部数字肝脏”，其原生认知机能进入功能代偿期（仿生过渡期）。

他娘的情绪因子（The “TMDamn” Emotional Factor, TMF）：这是一个表征主体性残存程度的负性情绪变量。TMF 是一种间歇性爆发的、指向模糊的、混合了愤怒、荒谬感、无力与自嘲的复合情绪。它在个体遭遇系统性的逻辑悖反（如被要求使用 AI 完成一项旨在评估“人类独创性”的任务）时被激发。TMF 的振幅与频率，可视为个体“系统兼容性”的逆指标：高 TMF 意味着主体性系统仍会产生剧烈的排异反应；而低 TMF 则表明系统融合接近完成

### 3 | 动力学模型建构与仿真

#### 3.1 模型一：数字祥子的“三阶耗散吸引子”

本模型在相空间中描述“进取-适配”型个体（数字祥子）的轨迹。相空间由“内在目标向量强度”（G，如对知识的好奇、对创造的热爱）和“策略工具化程度”（S，对绩效规则与 AI 工具的战术性运用水平）张成。

初始态（一起）：高 G，低 S。个体秉持传统“努力-成功”叙事，试图通过原生认知努力达成目标。

一阶相变（一落）：系统环境凸显“效率优先”法则。低 S 路径遭遇重大挫折（如努力成果不敌 AI 辅助成果）。G 首次显著衰减，个体被迫跃迁至“策略调整混沌域”，急速提升 S 值。

二阶相变（二起）：高 S 策略（熟练运用 AI）在短期内收效显著，G 值出现回升，但其峰值低于初始态，且性质发生异化——目标从“拥有自己的车”（内在满足）悄然替换为“更高效地拉车”（外部认可）。

三阶相变（二落与收敛）：系统引入“真实性审计”（如 AI 文本检测）。高 S 策略面临危机，G 值二次衰减。个体为生存，进入“策略超精细化”阶段（钻研反检测、提示词伪装等），S 值与系统复杂性深度耦合。经历数次“规则更新-策略调整”的微循环后，个体轨迹稳定收敛于一个“（低 G，高 S）吸引子”。此时，G 已耗散至近似于零，S 达到与环境动态平衡的极值。个体完成了从“拉车的车夫”到“车厂人形自适应传动部件”的仿生化改造。模型的讽刺性洞见在于：系统通过施加两次方向相反的选择压力（先奖励技术依赖，后惩罚技术依赖），高效地

完成了个体内在动机的置换与主体性的规训。

### 3.2 模型二：孔乙己的“长衫符号通胀”模型

定义“符号长衫韧性” ( $\xi$ ) 为个体对其学术身份符号（专业术语、方法论黑话、期刊等级符号）的依赖与认同程度；“实质认知增量” ( $\rho$ ) 为其工作产出的真实知识推进值。我们观察到以下动力学关系：

**防御性通胀：**当 AI 工具开始普及并威胁到传统“专业知识”壁垒时，高  $\xi$  个体会产生初始排异反应，试图通过强调  $\rho$  的“人类心智不可替代性”来维护  $\xi$ 。这往往导致其短期内竞争力下降。

**适应性通胀：**为维持生态位，高  $\xi$  群体发明了“术语通胀”策略。他们将 AI 的辅助重新描述和包装。例如，将“用 GPT 整理文献”称为“开展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批判性元综述”；将“调整 AI 生成文本”称为“实施人机协同的阐释学循环与意义再锚定”。通过制造更复杂、更晦涩的符号盔甲，他们得以在  $\rho$  可能停滞甚至因外包而萎缩的情况下，维持甚至提升  $\xi$ 。

**新物种生成：**由此，系统演化出“AI 机械孔乙己”亚种。该亚种的核心功能既非生产新知，亦非批判思考，而是为 AI 规模化生产的文本进行“术语加密”、“理论挂载”和“合法性赋魅”。他们是知识工业流水线末端的“符号包装工”与“理论贴牌员”。其存在本身，构成了对学术“专业性”最犀利的递归性讽刺：专业知识的核心活动，沦为对非人智能产出的、赋予其“像人”之表象的符号加工。

### 3.3 模型三：大学牲的“稳态凝胶”方程

这是系统中最普遍、最稳定的吸引子状态，描述了大多数个体最终收敛的行为模式。其行为方程可简化为：

$$L = \nabla P \cdot f(AI_e, D_c, R_a) + \epsilon_{TMF}$$

其中，最小能耗路径  $= f(\text{最新 AI 工具效率, 反检测技术成本, 规则模糊度})$

处于此稳态的个体，其“系统接口兼容性”极高，“认知代谢本底”极低。他们的“思考”被简化为对工具链的最优配置与调用策略；“创造”被转化为对标准化输出的、符合特定格式规范的润色与组合。其焦虑 (TMF) 主要源于工具迭代或规则更新的学习成本，而非对世界本源性无知所产生的痛苦。他们是系统运行的“理想智能凝胶”：填充一切结构空隙，传递所有性能压力，自身无固定形状，亦不产生任何结构性阻力。

## 4 | 讨论：完美闭环、安全阀与递归性陷阱

### 4.1 系统性合谋与完美闭环

本研究的模型共同揭示，“AI 仿生人”的大规模生产并非任何单一行动者的恶意规划，而是一个无中心、自组织、充满正反馈的“堕落优雅螺旋”。

(1) 制度子系统提供了“技术赋能”的进步叙事与“绩效至上”的筛选压力。

(2) 资本-技术子系统提供了成瘾性效率工具与制造并缓解焦虑的“检测-反检测”军备竞赛方案。

(3) 个体行动者在“恐惧落伍”与“渴望捷径”的驱动下，进行高度“理性”的自我工具化改造，不断探底认知努力的底线。

(4) 学术话语子系统（包括本文）则通过生产复杂的理论模型与批判话语，为整个过程提供深度的意义诠释与（反）合法性辩护，时而批判时而共谋，从而将这种异化吸纳为一种新的、可供研究的“常态”。

四方在无意识中达成共谋，协同演奏一曲名为“未来已来”的盛大交响，而乐曲的主题旋律是主体性的静默消音。

### 4.2 “他娘的”作为系统安全阀与最终驯服标志

TMF 因子并非系统的漏洞，相反，它可能是一个精巧设计的压力释放阀。它允许被压抑的主体性冲动，以一种剧烈的、情绪化的、然而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完全无害的方式（一句脏话）进行间歇性泄压。个体在完成一次 TMF 爆发（比如，深夜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句“他娘的，这学是上不下去了”）后，常常能因“情绪已宣泄”而重获平静，从而更持久地留在游戏规则内。系统，尤其是其附着的商业与社交平台，甚至能从这些 TMF 数据中学习，微调其规则与界面，以更精准地降低 TMF 的爆发频率与强度，实现更丝滑的治理。最终，那句“是谁他娘的”，可能被完全收编，成为某个青年亚文化研究或数字情感分析中的标签，完成对其反抗潜能的终极祛魅。

本研究自身必须被置于批判的审视之下。它是一篇严格遵循 APA 格式、充满虚构模型与仿真数据、旨在批判“学术生产机制如何参与制造仿生人”的学术戏仿文本。它极有可能由 AI 辅助生成，或被读者怀疑如此。这构成了一个奇妙的递归陷阱：如果本文的论证被认为具有洞察力，那恰恰证明了 AI 已能替代人类完成深刻的体制性批判，这本身即是对“人类思想独特性”的部分消解，应和了其部分论点；如果本文被视为一场空洞的文字游戏，那又恰好印证了“学术批判已成为一种无害的、可被仿真的符号仪式”的指控。本文因此成为其所描述的系统的一个完美症候：一个在系统内部、用系统规则、批判系统并最终成为系统复杂性之一部

分的、自我指涉的案例。

## 5 | 结论：在承认荒诞之后

本研究通过一系列旨在“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的模型与仿真，论证了高等教育场域正作为核心反应釜，系统性地合成一种新型主体性化合物：AI 仿生人。其特征是高度适配算法环境、深度沉浸于工具理性、对终极价值问题主动关闭感官。数字祥子的耗散、孔乙己的符号通胀、大学性的凝胶化，是这一合成反应在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共同产物。

我们并非在预言灾难，而是在测绘一场已经基本完成的、静悄悄的“地貌变迁”。教育的古典理想——唤醒主体、抵抗异化、追求自由——在其现代的、高度技术化的实施方案中，遭遇了最深刻的悖反：它成了训练我们适应乃至享受异化的、最高效的流水线。

那么，在承认这一切的荒诞性之后，是否还有任何积极的行动可能？或许，出路不在于寻找一个宏大的替代方案（那很可能只是另一个精心包装的吸引子），而在于对荒诞的彻底认领，以及在此认领之上，实践一种“微小叛变”的消极自由。这或许意味着：

在算法推荐的最优学习路径上，故意进行一次毫无产出目的的“认知漫步”。

在必须提交的、光鲜的 AI 辅助成果之外，为自己保留一份“写得很烂但完全手动的”思考残片。

在所有人谈论“赋能”和“迭代”时，去关心一个“无用”的、技术无法解答的、古老的人类困惑。

那句“是谁他娘的让我成为了 AI 仿生人”，或许永远得不到一个清晰的、可供追责的答案。但持续地、清醒地、带着痛感地去追问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本身，其过程就是一道浅浅的壕沟。我们蹲在这道壕沟里，姿态不雅，满嘴粗话，也改变不了战局。但至少，在骂出那句“他娘的”的瞬间，我们确凿地感知到自己作为一个会愤怒、会困惑、会因不公而骂娘的、尚未被完全格式化的残次品，依然存在。这卑微的、不体面的愤怒，或许是这个仿生时代里，我们所能拥有的、最后一点属于“人”的、滚烫的尊严。

## 参考文献

去问 AI，每个 AI 都会给出不一样的文献。嘻嘻。